你所不知道的聊城



方寸印痕里的海源清风

□ 周广骞

在聊城古城的深处，海源阁如同一位静默的长者，守望着百年的书香与岁月。作为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，它不仅是书籍的殿堂，更是杨氏家族精神的栖息地。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，将目光聚焦于一枚朱红的藏书印时，仿佛仍能听到海源阁创建者杨以增穿越时空的嘱托。这枚印章，字数之多在海源阁众多藏印中首屈一指，它不仅仅是一枚藏书印，更是一部微缩的家训，一段关于清廉、交友与传家的生动往事。

这枚藏书印，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文字："禄易书，千万值；小胥钞，良友诒；阁主人，清白吏；读曾经，学何事；愧蠹鱼，未食字；遗子孙，承此志。"

这哪是一枚简单的印章？这分明是一篇微型的《海源阁记》，是杨以增清廉为官、倾力藏书一生的凝练与总结。在这方寸之间，我们读懂了一个读书人的风骨、一个为官者的操守，以及一位父亲的殷切期望。

良友诒书：以诚相待聚书缘

印文中有一句"良友诒"，道出了海源阁藏书来源的佳话。杨以增虽为高官，却毫无官架子，他为人诚恳，喜好结交天下名士与书友。在他的观念里，书籍是连接心灵的桥梁，而非炫耀权势的资本。杨以增的许多珍贵藏书并非购自书肆，而是来自友人的馈赠。当时的文人雅士，若手中有了好书，往往第一时间想到杨以增。为何？因为大家知道，只有在他手中，这些书才能得到最好的善待，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。

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，汪喜孙和杨以增同在河南为官，"订交最密"，就把其父汪中所藏的宋本《说文解字》赠送给杨以增。道光二十二年，河南中河通判王棻初听说杨以增酷好宋元刻本，也主动将珍藏的元本《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》相赠。还是道光二十二年，杨以增就任开归陈许道，官署在河南开封，与主讲大梁书院的钱仪吉结为至交。两人不仅常以书信互致诗作，后来钱氏刊刻《经苑》，杨以增还曾主动出资襄助。其后，两人虽然分游各地，但仍常鸿雁传书，互致诗作，品评鉴正，《海源阁珍存尺牍》中就有钱氏寄杨以增的诗作三首。钱仪吉不仅懂诗，更是识书之人。一天，他神秘地对杨以增说："公好聚书，此间有一奇书，乃人人所共读，而人人所未见者，公其有意乎？"杨以增连忙询问，得知竟是宋代蔡琪家塾刻本《汉书》。这部书杨以增苦寻多年未果，听闻之后不由得欣喜万分。后来，杨以增调任陕西巡抚，终于将这部奇书收入囊中，成为海源阁"四经四史斋"的镇阁之宝。杨以增能得此书，也首推钱仪吉的推荐之功。

"良友诒"三个字，不仅是说朋友送书给他，更深层的含义是，朋友们敬重他这个人，才愿意将珍藏的古籍托付于他。这种基于人格魅力的收藏，比单纯的金钱交易要厚重得多，也让海源阁的藏书多了一份浓郁馥芬的友情。



禄易清白：俸禄买书的清廉账

印文中最令人动容的，莫过于"禄易书"与"阁主人，清白吏"这两句。在古代官场中，杨以增始终以清廉自持，是名副其实的"清白吏"。杨以增一脉出自弘农杨氏，以东汉杨震为祖。杨震是东汉名臣，官至司徒，以清廉正直著称。杨震早年曾赴东莱太守任，道经昌邑，他此前举荐的荆州茂才王密此时正担任昌邑令。半夜时分，王密怀揣金十斤，要赠送给杨震，并说"暮夜无知者"。杨震严肃地说："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。何谓无知！"杨以增的祖上均以杨震为荣，始终以清廉之风为官持家。杨以增父杨兆煜任即墨县教谕五年，奉母辞官归，"囊空如泻"。杨以增历任江南河道总督等要职，这可是公认的"肥缺"。治理黄河、运河，工程浩大，银钱流动如流水，想要从中渔利，可谓易如反掌，然而，杨以增却始终两袖清风。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堵合黄河丰工决口时，杨以增和两江总督陆建瀛"除夕风雪中暮宿河上，薪炭盐米，不以费署吏官钱"。他在江南河道总督任上去世后，两江总督怡良在咸丰五年十二月上奏称："（杨以增）兹因积劳病故，闻其宦囊萧然，深为悯恻。"马新贻于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上奏为杨以增请谥称："臣查已故河臣杨以增……洊升南河，向称繁富之区。自该河臣莅任，力崇节俭，率下以廉，风气为之一变。"朝廷敕赐杨以增谥"端勤"，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褒奖。

杨以增为官清廉，积累的俸禄大多用来买书。特别是到了咸丰初年，太平军北上，兵锋直指江南，藏书故家珍本往往散出，这也成为杨以增购书最为频繁、所获珍本最多的一段时间。他购藏了汪士钟艺芸书舍的大量古籍，如咸丰元年，在清江得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刻本《山海经》、宋本《韦苏州集》、宋本《孟东野诗集》；咸丰二年，得北宋本《淮南鸿烈解》等。此外，杨以增还曾赴苏州访书，所收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《史记集解索隐》、元本《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诗》等亦为汪氏旧藏。

杨以增的"禄易书"，不取民脂民膏，只取书中精华，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"清白吏"的诺言。这枚印章，就像是他给自己立下的座右铭，时刻提醒着自己：做官要清清白白，做人要坦坦荡荡。他用俸禄买下的不仅仅是纸张和墨迹，更是内心的安宁与家族的荣耀。

遗子孙承此志：超越物质的家风传承

印章的最后几句"读曾经，学何事，愧蠹鱼，未食字；遗子孙，承此志"，是杨以增对后代的谆谆教诲，也是海源阁家风的核心所在。

古人常以"蠹鱼"（书虫）自比，形容读书之勤。杨以增在这里却用了一个"愧"字，这是一种极高的自省境界。他觉得自己读过的书还不够多，领悟的道理还不够深，生怕辜负了这些圣贤之书。这种谦卑与敬畏，正是他能够成为一代藏书大家的内在动力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明确告诉子孙：我留给你们的，不是金山银山，而是这些书，以及读书做人的志向。"承此志"三个字，重若千钧。他希望后代不要做守财奴，而要做守书人；不要追求物质的奢华，而要追求精神的富足。杨以增的谆谆教诲深深刻到杨氏后人的心中。

同治五年春，怡府乐善堂藏书散出。此时杨以增之子杨绍和正服官京师，得天时地利之便，购藏了宋淳祐刻本《兰亭续考》二卷、元本《梅花字字香》二卷、金本《道德宝章》一卷、明修金本《丹渊集》四十卷《拾遗》二卷《附录》一卷、元至正六年吴志淳好古斋刻本《复古编》二卷、蒙古宪宗三年至五年张宅晦明轩刻本《资治通鉴》一百二十卷、元本《注心赋》四卷、元元统间刻本《中庵文集》二十五卷等，均为宋元精善之本。



禄易书 千万值 小胥钞 良友诒
阁主人 清白吏 读曾经 学何事
愧蠹鱼 未食字 遗子孙 承此志

在杨绍和之后，杨保彝、杨敬夫等几代海源阁主人也精心护书，谨慎保藏。海源阁之所以能传承四代、绵延百年，靠的正是这种家风。杨以增的孙子杨保彝继承了祖父的遗志，不仅继续搜集图书，还编纂了《海源阁书目》，让藏书更加系统化。海源阁藏书楼第四代主人杨敬夫在《曝书》这篇文章中说："我家遵守旧规，每两年或三年必晒书一次，全家共同从事，并预先邀亲友数人帮忙。由清明节起，至立夏止，据先世遗言云：夏日阳光强烈，书曝晒后，纸易碎裂，不耐久藏，且时多暴风雨，有卒不及收拾之虞；秋季多阴雨，潮湿气盛故易袭入书内。清明节后，气候干燥，阳光暖和，曝书最为适宜，立夏后渐潮湿，即不宜晒书矣。晒书时，将每册书按次序散列案上，在阳光下晒一至两小时即移回室内，再按原来次序排列原架格上，并用白丝棉纸将樟脑面包成许多小包，分别用一二小包随书装在函内，但不得放入书内，更至换书皮时，书线亦于此期为之。海源阁藏书，尽属珍本，外有木匣，内有锦函，并在清明后每日将全部门窗悉行放开，以使日暖风和之气徐徐进入，只将架隔上浮尘掸净，但不启函出书，由上午十时起至下午四时止，大致有五天至七天，过此时期，即将全部门窗重新关闭，严密封锁，同时封条，以昭慎重。"

杨以增在印章中寄托的"遗子孙，承此志"的厚望，在几代后人中得到继承和延续。杨家后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都恪守祖训，以读书为荣，以清廉为本。在战乱频仍的年代，杨氏家族为了保护这些书籍，不惜举家迁徙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，因为他们深知，书在，家魂就在。而这份精心的守护，也使这些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典籍安放在海源阁中，躲过了近代的战乱和纷扰，为中华文脉的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印痕不朽 书香永恒

如今，当我们再次凝视这枚"禄易书，千万值……"的长印，那红色的印泥仿佛还在散发着温热。它不再仅仅是一枚文物，而是一个鲜活生命的跳动。

杨以增用一枚印章，浓缩了他的一生。他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富有，不是腰缠万贯，而是腹有诗书；真正的权力，不是呼风唤雨，而是坚守清白；真正的传承，不是留下房产地契，而是留下一股清气与书香。

当我们漫步在古城的街头，或许还能感受到那份从海源阁吹来的清风。这风里，有墨香，有正气，更有杨以增那份跨越百年的深情嘱托。愿这方寸印痕里的故事，能如海源阁的灯火一般，照亮我们前行的路，提醒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，守住内心的"清白吏"之志，承继那份珍贵的"读曾经"之风。

（作者单位：聊城大学文学院）